人物

陈莉萍的“戏”和“文”

赵淑萍

暮年的李清照，穷愁潦倒，到了连买酒都要赊账的地步。虽步履踉跄，神情落寞，但眉宇间仍透着一股高贵和秀雅，举手投足间，仍弥漫着一股胸怀家国的气概。在《声声慢》的吟唱声中，大幕缓缓降落，掌声雷动。陈莉萍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。文人戏一般都偏冷，但是，大家坐住了，而且还被深深打动了！

25年前，陈莉萍从宁波艺术进修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。剧团旁的菜场边上有个小书店。在那里她买到一本古诗词。当读到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时，那种凄惨、清冷、愁苦的基调在她心中萦绕不去，从此“李清照”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刻在她的脑海里。

陈莉萍是幸运的。1990年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受邀来宁波市文艺进修学校。在副校长虞秀玲的授意下，陈莉萍唱了一段金派名段“官人好比天上月”。雏凤音清，且落落大方，给金采风留下深刻印象。在校三年，陈莉萍学习十分刻苦，1992年，她以全校专业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被分配到市小百花越剧团。次年，她就成为金采风的入室弟子。从1993年到1997年，在老师的亲授下，她先后排演了“金派”代表名剧《盘夫索夫》《碧玉簪》《玉蜻蜓》《彩楼记》《汉文皇后》《西厢记》以及剧团新编剧目《秦香莲》等全本传统大戏。在老师的口传身授下，陈莉萍很快脱颖而出。2007年，她在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中，饰演配角尤二姐。全面的技能，真挚的表演，使她在第十届浙江省戏剧节上获得优秀表演奖。由此，她评上了国家一级演员。

越剧《李清照》由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编剧，戏品极高；李清照，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女性文人形象。面对国破家亡，原本在闺阁中浅斟低唱的女词人，执着地维护着自身的尊严，词风由婉约、缠绵转为豪迈、大气。演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子是演不好这个角色的。而且，角色要从少女演到暮年，行当横跨花旦、青衣、老旦。文人戏一般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，全靠演员内心的表演来推动剧情、感染观众。

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陈莉萍细细观摩各个剧种中的李清照形象，阅读李清照诗词以及大量宋词。因为京剧版本中有李清照写书法的情节，为此，她特意买来毛笔，在网上下载了《声声慢》的各种书体，每天花几个小时临摹。因为剧中好几处有诗词吟诵，她又专门听濮存昕等名家的朗诵……通过整整一年翰墨书香的浸染，她在舞台甫一亮相就气度不凡。有网友评论说：“看过傅全香、陶琪等好几个版本的李清照。傅老胜在气势，陶琪的表演可圈可点，而陈莉萍则演出了那种骨子里的秀雅。”

陈莉萍生活照 （赵淑萍 供图）

2016年年末，陈莉萍不仅成功塑造了“李清照”这个艺术形象，她的散文集《红袖添香》也付梓出版。

“看戏前，在剧场外面买了一本主演陈莉萍的散文集《红袖添香》，略略一翻，也觉得十分好，想来主演也是个十分有才情的，惺惺相惜于选择李清照这一个角色，希望更深入浅出地来体现更好的人物。”青年学者、剧作家周东旭在剧评中这样写道。

陈莉萍爱读书在圈内是出了名的。舞台上，她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，幕后，她喜欢宅在家里，读书、莳花、玩石。她喜欢读散文，鲁迅、臧克家、沈从文、龙应台、村上春树等各种风格的作品，都在她的涉猎范围。难怪，在写故乡、亲友及一些生活小事时，她的笔触是细腻、温润的。而在一些随笔杂感中，却针砭时弊，直抒胸臆，不见半点脂粉气。《红袖添香》其中一辑叫“母校吾师”，作者以诙谐风趣的笔墨，塑造了章长康、虞秀玲、应佩佩、沈申儿、陈姗明、沃绵龙、李莉红、韩鹏飞等一批艺校教师的群像，也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，为后来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辉煌奠定了基础。也有评论称，陈莉萍的这组散文为宁波小百花的第一代演员保存了一份鲜活、生动的“成长档案”。

“作为戏曲演员，夏练三伏冬三九。而转身为文学作者，其所要付出的，也是难以想象的。有此成绩，当可以想见其为人。其学习钻研之精神，深可为戏曲演员树榜样。其跨行作业之勇气，又可多予后来者以启迪。”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陶铁斧在序中说。而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也欣然为文集题字。戏更好，文更美，大概是师友和戏迷们对陈莉萍的一致祝愿了。

音乐笔记

灯塔的光

贺秋帆

曹老师日前发来一条微信语音，是一段京腔家常话，“小老弟，给个地址，我寄本刚译的书给你。”一看照片，才知是美国作曲家科普兰写于1939年的《如何听懂音乐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曹利群译）。姑且把书放一放，先聊聊这位译者。

我与曹利群先生的相识过程，颇有几分传奇色彩——那是整20年前，他出差来甬，临走，在本埠报纸上看到我写的一篇《秋天的勃拉姆斯》，遂联系报社想找到作者，未果。后来根据他留的电话和地址，我开始向他主编的三联《爱乐》杂志投稿，一路写到今天，把青春塞进全套《爱乐》整整齐齐的书背。蓦然回首，老觉得这条因果链的前端含有太多偶然性，这大概就是造化吧。

早期的《爱乐》很像文化人编的同仁刊物，时有王蒙、资中筠、宗璞、余华的文字露脸。人说，音乐始于语言的尽头，以我当时的眼界，能够用文字将无法言说的音乐说清说透的人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辛丰年先生，另一个就是曹老师。曹老师侧重于作曲家的精神探询，辅以哲学、史学、文学视角的观照，总能元气淋漓地言他人所未见。比如创刊号上，就有一篇《生的渴望与死的超越》，论述马勒第二交响曲“复活”，看得我似懂非懂，心向往之，文后是洋洋洒洒九版唱片评析，令我拜服不已；另一篇是第五期里《关于英雄交响曲的对话》，由曹老师和王毅两位京城大拿坐而论道，历数史上诸家名版，赏乐中暗含哲思审视，论争中又有悲剧意识渗透，其中就有如许片段，意味怆然——“《英雄》对人类生命意志的展现达到了绚烂璀璨的极致，的确不是某个阶层和某场暴风雨式的革命所能企及的境界，这又使我想到《英雄》在中国的命运，五四时期思想界曾激烈抨击国人只知崇拜英雄，但后来我们还是只能生活在神的光环下，再后来，物极必反”，乐评竟能与政论、史识纵横交错，此等阅读体验，我只在《战争与和平》卷尾与“拿破仑的史学家”的大段争鸣里享受过，听觉与文字，居然可以如此这般打通，而这一切，不就是引领我紧紧追随的那一束光么？

曹老师的文字读多了，经由他文字里四处散落的往事陈迹，我大概能拼全一份履历——他曾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，专攻大提琴，恢复高考后成了人大文学系才子，新时期投身于启蒙洪流。

我跟曹老师的交往，是他到上海东艺中心工作后频繁起来的，契机则是2005年12月1日上海音乐厅的那场杨松斯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。电话里聊听感，才知我们的座位相去不远，可惜再度擦肩而过，他于是郑重地提议，以后我去上海赶现场，大可以住在他家，但我往往因为次日还要上班，总是来去匆匆，胡乱在夜行列车上对付一宿。我跟曹老师见的两回都在宁波：第一回在饭桌上，我们聊起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解读者们。曹老师是老肖研究的行家，而我不过是泛泛触及，不成体系，不料我一说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苏联文化部交响乐团的那套，他就把筷子一放，说道，罗氏指挥的第八交响曲迄今无人超越，主要是好在悲天悯人的情怀。某年罗氏访华，恰巧他负责接待，还专门跟指挥家讨论过处理手法，被引为知音。曹老师这代人，心中都有一个俄罗斯情结。话题又延伸到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，他问，贺秋帆，你说说，这首谁弹得最好？我说是里赫特，他听了大喜，说道，世上也唯有里赫特的速度处理，他的力度，以及他背后的乐队，真正熔铸成了一条滔滔的伏尔加河！第二回是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傅聪独奏音乐会前夕，曹老师来打前站，我赶到他下榻的房间一顿穷聊，直到不知东方之既白……

我们共同的朋友、诗人宋逖曾经发来一张照片，画面是个空旷的剧院，曹老师居舞台一侧，背后是大幕，他被一道光给固定着，似乎动弹不得。宋逖兄快人快语，戏称照中人为“灯塔伯”，盖彼时曹老师《灯塔的光》一书刚刚付梓。曹老师在上海，真正听从内心指引而做的，我想就是这样一些不断被人追忆的讲座。受此感召，前年起我也有机会在宁波开坛设讲，为音乐的传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曹老师笔下曾经引述过一段费尔巴哈《基督教的本质》里的话，“只有真的东西、伟大的东西、古典的东西才值得思维，非古典的东西，应当属于喜剧和讽刺诗的范畴。”下面说说他的著述：《永远的珍藏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）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爱乐人的案头必备物，为世上几个重要唱片公司镇馆之宝的巡礼；《肖邦不住17号》（中国音乐出版社）、《在历史的花园旁》（东方出版社）、《灯塔的光》（北师大出版社）是乐评集；《亲爱的阿尔玛——马勒给妻子的信》（东方出版社）、《梅纽因访谈录》（东方出版社）是译文。另外一本曹老师策划的《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》（焦东健等译，东方出版社）也不应忽视。我曾向曹老师直言，此书最有价值处其实是注释部分，他笑而不语，又像心照不宣。

退休后，曹老师的书斋生活应该更加纯粹了，这有他的新译《如何听懂音乐》为证。此书资中筠先生曾经译过一章《怎样听》，但流传范围有限，而全书1984年也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过，当时用了《怎样欣赏音乐》的书名（丁少良译，叶琼芳校）。我最早知道此书，是上海音乐出版社《世界名曲欣赏》（杨名望编著）的附录里，它挑了其中一章“怎样欣赏现代音乐”，算是我早期啃过的普及读物，但文字略显艰涩。我想，专业工作者按说最懂音乐，但未必擅长文字表达，且文化上往往欠缺通识视野，而善文者的专业素养又多是短板，所以目前国内，恐怕也唯有英文精熟的曹老师能够圈内外通吃。朋友圈里也常常有人问我，音乐是好听，可惜我听不懂，所以像曹老师这样的传播者才会把书名改成“听懂”，且此书立场，其实是引导读者在多听的前提下，真正去领会所谓“听懂”，懂的程度全看个人修为，而曹老师晓畅明白的文字本身，等于也在传递着这样一层意思——人们常说的音乐入门，但其实音乐是一片敞开的天空，若说有门，那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，听懂音乐便意味着开启这道心灵之门，科普兰的原著也罢曹老师的译笔也罢，若说有何用处，那便是开启你我的心中之门吧！

鉴赏与收藏

胡适书法：潇洒倜傥 文质彬彬

方向前

有人曾经问张中行，二十世纪的文人中谁的名气最大？张老说：“那自然是胡（适）。”在徽州的胡适故居，现代著名书画家钱君匋先生书有一联：身行万里半天下，眼高四海空无人。此联其实是胡适当年为钱君匋先生而撰，现在挂在胡适的故居，再来评价胡适的学识和书法，倒也十分妥帖。

胡适是文人、学者，自然也会书法。尽管胡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，但他的墨宝近几年越来越受到收藏家的喜爱。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，字适之，现代著名学者，集诗人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等于一身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后寄居美国，1962年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
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，书法对胡适来说，只是业余中的业余。胡适与鲁迅、蔡元培、刘半农、徐志摩等一样，都否认自己是书法家，但他们的书法格调极高，功底深厚，内涵丰富，意趣十足，都被列为书中之佳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书法最终靠“文化”来滋养，书法水平的高下全凭“字外功夫”。

在胡适上世纪30年代所著的《四十自述》中，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他学习书法的信息。胡适三岁时就跟随父亲习字读书，当时父亲教年轻的母亲在小红纸上习正楷，胡适就在一旁观摩，认读。他在自传中特别提到，9年的家乡教育“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二件事”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，胡适的书法自小就有基础，曾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正规训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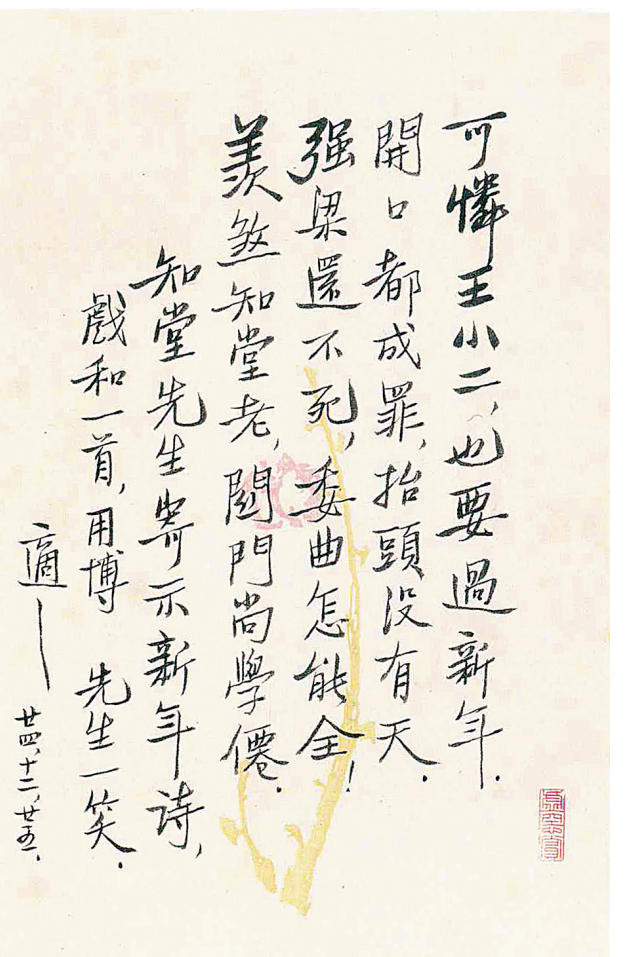
细看胡适的书法，你会发现确如他本人所说，只是业余“写写字”而已，并不把书法太当一回事。我们经常可以在其书法作品中看到标点符号，这现在也成了胡适书法作品的特点之一。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坚定的推动者和捍卫者，所以其书法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，书写内容大多为现代白话文，很少用古诗词或文言文。胡适对推动现代白话文的执着，让人联想到近代另一位重要文化人物李叔同。李叔同出家后抛弃一切艺事，一心用书法来“弘扬佛法”。

在传统书家眼里，胡适的字也许称不上真正书法，而仅仅是一个旧时文人用毛笔写写字而已。这样的文人学者，在当时实在太多了，如郁达夫、冰心、徐志摩、叶圣陶、陈独秀等等。现在我们对书法有了更宽泛的定义，常常把这些文人的字儿统称为“文人书法”或“学者书法”。

梁实秋先生在《胡适先生二三事》一文中讲到：“胡先生不以书法名，但是求他字的人太多，他也喜欢写。”可见，胡适先生当时凭借自己的社会影响力，其书法作品已广受欢迎。据记载，傅作义将军曾写信给胡适先生，请他为抗日将士公墓撰写碑文。胡适一口答应，用白话文写了千余字的碑文。

见字如见其人，胡适的书法潇洒倜傥，文质彬彬，有一种君子之风。其书法可见“二王”飘逸、秀美的风神，同时又兼备汉魏风骨，这与他当时受晚清民国“碑学”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。胡适曾写过一句特别有影响的句子：“大胆的设想，小心的求证”，这句话恰恰也反映在他的书法艺术上。他在书写过程中，有艺术家丰富的想象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，但落笔时更多地具有哲学家的缜密与理性，因此他那瘦劲而文雅工整的字也跟他的白话文一样，深入浅出，明白如话。

在艺术市场越来越被关注的今天，胡适书法的存世量不多，所以显得“物以稀为贵”。近十年来，其书法作品的市场价值“青云直上”，从十余年前的二三万元，至现在的几十万元。胡适书法尺幅都较小，内容大多为人们喜爱的浅显易懂的哲理，或是精美流畅的寄情语，有不少是手稿及尺牍。尤其如“大胆的设想，小心的求证”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，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”等句，深受藏家喜爱。可以预见，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二十世纪文化史上重要代表人物，他的书法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更显现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

胡适书法（方向前 供图）